

淡黄浅绿枣花香 深情绿梅惹人爱

——读阿慧的中篇小说《俺和平》有感 ■张继涛

秋日午后,阳光温暖。我偎在阳台上的沙发里,看阿慧姐的中篇小说《俺和平》。

风轻轻从窗外掠过,我听到了小米粒样儿淡黄浅绿的枣花轻轻飘落的声音,在枣香飞舞的时光里,我看见一个美丽的叫绿梅的女子款款地踏进了我的心房。

这是我两天来第三遍看《俺和平》。本来是没打算看的,这期《大河文学》寄过来两个多礼拜了,一直在我桌上放着,由于工作繁杂,也就没有翻一下。因为电脑每次开机都要两分多钟,在等电脑开机的时候,想着闲着也是闲着,随手沾开了这本杂志,看两眼,用来打发这两分多钟时间。恰巧翻到了这个中篇小说《俺和平》,顺眼瞄了一下,这一眼不当紧,等我眼角湿润抬手擦拭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这是谁写的,这么吸引人?”赶紧翻回到前面,一看作者,哈,我笑了——阿慧姐!

我从来没有过看完一个作品非要说几句不可的强烈感觉。看完《俺和平》后,我忍不住了,有些激动,想说几句什么,想发个短信给阿慧姐,又不知编写什么好,就直接打电话过去,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口气,放了电话。我坐在那里,忍不住从第一个字开始,又认真地看了下去……

《俺和平》的语言风格和小说构架都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小说通篇用散文诗式的语言叙述,给人以抚慰心灵的感觉。描写枣花时,“风把身后老枣树密集的枝叶摇起来,在一群女人的头顶上潇洒地甩了甩,撒下几把淡黄浅绿的碎花。有几朵落上我敞开的书页,没有听出任何声响,也没有多少花香,只是在书页上散乱地开着,娇小得如刚煮开的新鲜小米粒”,描写绿梅初去和平家的路上时,“草叶上惊飞三五只嫩黄色的粉蝶,从她的脚尖忽闪着翅膀起飞,又在她脚尖落下的地方收拢翅膀……粉蝶一起落落,犹如她几个月来飘飞的心事”,描写绿梅与和平初见时,“他洁净的白衬衣利落地扎进军绿的裤子,背后一轮初升的太阳……她轻吟一声,靠上身边的老槐树,他与她擦肩而过的一瞬,她成了一具轻飘飘的空壳”……很多很多,带我走进了充满诗意的画境。在结构布局上,没有大跨度的辗转腾挪,好像是你到什么好奇,她就写什么,仿佛是贴着读者的



思绪往下写,让你不得不一气读完才停下。

《俺和平》最吸引我的,是阿慧姐塑造的绿梅。她是平凡的豫东女子,她丑得很明显:矮,又黑又胖,像个枣核,三颗大板牙,两个粗鼻孔。但她勇敢、痴情、“美丽”,甚至伟大。她敢爱,爱得痴,爱得柔,爱得真,爱得火,爱得磊落。她用爱征服了一心要摆脱丑名声的李家女人们,征服了“不在教门的不要,长得丑的不要”的公婆,征服了被她吓得“窜”回了李庄的和平达。她响亮、亲热地昵称她的爱人“俺和平”,即使被大奶奶数落了,她依然把她的幸福排山倒海地喊出来,多么温暖,多么感人。她和路遥《人生》里的巧珍一样,善良、温柔、可爱,虽然她没有巧珍美丽,但她的心和巧珍一样美丽:爱上了谁,就把整颗心掏给谁!

《俺和平》感动我的,不但是和平达和绿梅甜蜜的爱,更有她们在灾难来临时爱的担当和付出。和平达被大火烧伤时,绿梅追着医生割她的皮换给和平,挨家挨户拿着水果糖给乡邻说好话,回到娘家给爹娘和哥嫂一家人说:“俺男人无论变成啥样也都是俺男人,你们笑话他就是笑话我,你们要是嫌他丑,俺这就转身走人,永远不登娘家门。”

当绿梅被检查出来肝癌晚期时,为了绿梅“俺要死在你怀里”的要求,“和平达依靠在床头,怀里是他亲亲的绿梅,他紧搂住她,就像搂住自己的生命”,十二天的搂抱,十二天的呼唤,直至绿梅在和平怀里幸福离去。这动人的爱,让人长叹,让人扼腕,让人落泪。满满的温暖,满满的感动,触动了人们心灵深处最温柔的部分……

《俺和平》不但描绘了普世真爱,带来了温暖,传播了正能量,还带来了传奇,绿梅死后两年不腐的尸身和绿梅幼时和奶奶的戏言“你家男人在哪里”“城北一拐弯李庄哩”,给绿梅与和平的爱情注入了必然性,给小说增添了更多的可读性。

花朵深深开,枣子落下来。我认识阿慧姐有些年头了,只知道她是散文名家,没想到中篇小说写得这么棒。绿梅上树晃枣的莞尔,和平为难找杏的可爱,描写得多么生活。文中叫“花朵儿”的她,用眼、用手、用心给我们讲述了一段传奇人生、真爱故事。看来,她潜伏得够深啊。说不定,下次一出手,会甩出一部长篇小说来。

我拭目以待。

老榆树

■宁高明

多灰尘。我每次爬过树之后,不仅手磨得生疼,而且身上蹭了许多灰。更何况每年夏秋之际,粗大的树干上爬满许多榆鳖虫。这是一种散发出怪味的虫,闻起来令人作呕,黄黄的身子,黑褐色的脊背,密密麻麻地挤成一片,看起来就令人恶心。如果不小心碰到了,身上黄黄的像抹了一层漆,洗都洗不掉,更可恶的是这些幼虫一旦变成成虫,它们不仅将叶子吃得精光,而且拉出来的屎落得满院子都是,让我扫都扫不净。

有一年夏天,村子里来了个收树的小贩,父亲把他领进院子里。小贩只瞅了一眼,头就摇得像拨浪鼓,说:“树也很粗大,只是弯弯曲曲的没有一棵是成材的料。”我父亲听后急了。我大哥刚考上大学,他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他追问:“你也不用卖关子,你看值多少钱得了。”小贩不急不躁的,他瞅瞅这棵,望望那棵,不时掏出卷尺量一量树身,然后又皱皱眉头心算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院子里十棵,院外八棵,一共十八棵,看在乡里乡亲的份儿上,不多不少我给你两千块。”父亲很不满意,他说:“太少了。前天你买中天家的三棵泡桐和我家的榆树粗细差不多,你张口就给两千。中天不依,你又添了二百。我这十八棵榆树难道还不值三棵泡桐的钱?”小贩又将十八棵树一棵一棵地看了一遍,好像极不情愿似的说:“罢了,也就两千二吧,再多我就不要了。”

“我这是十八棵,中天才三棵。”我父亲

依然不依。小贩却说:“多也无用,都是烧柴的料。”说什么也不肯多添。父亲无法,家里等着用钱哩,他咬咬牙答应了。小贩正要伐树,正好我爷爷回来了,他说什么也不卖,生生把小贩给撵走了,气得我父亲有好一阵子不答理他。

我很不理解,就问爷爷:“这树再长也不成材,爷爷你如何不卖?”爷爷却摸着我的脑门说:“孩子,如果有人救了你的命,你会怎样报答他?”

“感谢啊。”我头一歪,认真地说。“你会拿刀子捅他吗?”

“不会。”我摇摇头说,“感谢还来不及呢。”

“可这些榆树曾经救过我的命,四三年咱们河南大饥荒,村子里的许多老爷们儿都饿死了,我却靠吃树上的叶子活了下来。”说着说着,爷爷眼圈红了。

如今爷爷已经不在。可这十八棵榆树仍然健在,尽管有些老态龙钟的样子。由于村民们都不喜欢种榆树,除了我家这十八棵榆树之外,村子里再也没有了。榆树少了,榆树的害虫也少了。每年春天,榆树上都会结出一串串青青的榆钱,像展翅欲飞的青蝴蝶。每当这个时候,城里的许多酒楼饭店就会到我家来购买榆钱。如今城里人吃腻了鸡鸭鱼肉,也喜欢吃蒸榆钱了。一个春季过后,我家可以增加一千多元的收入呢,再有小贩来买树,我父亲反而舍不得了。

秋天深处

(散文诗三章)

■李艳春

河堤一棵树伐倒了

沙颍河畔。一群伐木工人正在伐一棵大树。

摇摇欲坠。大树庞大的身躯,如农家一个待宰的肥猪。“砰”,它悲怆地倒在大地母亲的怀抱。

住在树上的小鸟,顷刻,无家可归了。盘旋。哀鸣。绕树三匝。这里将要建成滨河公园,没有人通知鸟儿这里将要拆迁,更不要说赔偿事宜。据说,故乡划到市里,也在忙着拆迁。而我,也和鸟儿一样有家难回吗?起风了,寒冬就要到了。

落叶是写给大地的一封信笺

辽阔的原野,稀疏的大树,落叶让田野更辽阔。

一片片,落叶成阵,如蝶,翩飞于岁月深处。

一群鸟儿,飞起来。分不清哪是鸟儿,哪是落叶。

树木缄默不语。落叶,就是自己的心语,已经寄给了大地。

老家的表哥,去世了。这个季节最重的叶子。砸得亲人心疼。

有风吹过,新翻过的泥土,散发着芳香,有农人轻轻播种麦子。

不久,这里将长出绿油油的希望。已经种到大地深处的表哥,安息吧!

生命的篝火

细雨,红红的柿子,晨间的沙颍河,一派明净,安然。

一缕蓝色的篝火,燃烧在寂寥的路旁。轻轻地,若有若无,如欲说还休的眼神,和迷离朦胧的诗句。

薄薄的寒凉里,有一种暖,直抵心间。不要告诉我,这个世界,一片荒凉。

此刻,篝火蓝色的舞蹈,告诉我,世界还有爱和温暖,以及感动。

世界的本质或许是残酷的,但那缭绕的诗意和情谊充盈其间,已足够美好。

生命,是一堆篝火,燃烧自己,温暖别人。

霜 降

■王雪奇

霜降是什么样子

南方人可能体会不到他们找不到霜的影子也许霜不愿在那降落也许霜愿意降落北方特别是中原大地清晨有点冷向远处眺望,一片白茫茫青青的红薯叶黑了放眼望去像一片黑木耳把麦苗儿衬得绿了许多大地变得会呼吸了一股股热气在地皮上飘浮菜园里老菜农把一堆堆麦糠点燃冒着浓浓的白烟直冲云天仿佛要把天空熏破一棵茄子叶子落得秃光撒下几个小茄子小茄子失落地低下头像个没娘的孩子老菜农打了一个冷战好像冷了许多眉毛长了许多胡须也白了许多



爷爷喜欢种树,可不种那些名贵的树。他说:“咱庄户人家不图金贵,就图个实惠。”所以爷爷种的最多的是榆树。

榆树的树干用处不大,用做架房的檩条它容易弯曲,用做家具的材料它容易走形,故村里人不大喜欢种它,可我爷爷喜欢。我家的院子很大,除了堂屋四间外仍有方四丈的闲地,于是我爷爷全部种上了榆树。到我记事的时候,榆树已经有六把粗了。

可是不喜欢榆树。原因是我喜欢爬树,榆树的树皮疙疙瘩瘩的,上面布满了许